

李贺描写现实女性诗歌的三种视角

袁智勇 徐琰琰

(万源市第三中学校, 四川 万源 636350)

摘要: 本文通过对李贺描写的现实女性诗歌仔细解读, 分别从政治生命、爱之寄托、生命倏忽的体验等三个角度来探讨此类诗歌中所蕴含的诗人的幽深情思, 以期通过此类诗歌的探析对整体上把握李贺诗歌的意蕴有所帮助。

关键词: 李贺; 女性; 现实诗歌; 寄托

中图分类号: I207.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94047-(2015)03-051-03

李贺描写的有关女性的诗歌作品占其创作总量的很大一部分, 关于此类诗歌有不少的论著, 笔者通读其诗集发现他有关现实女性的诗歌中所寄托的情思与其他描写女性的诗歌有很大的不同。李贺诗歌中描写的女性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写幻界的女性形象, 例如《神仙曲》、《帝子歌》、《兰香神女庙》及《苏小小墓》等; 一是写现实中的女性, 如《大堤曲》、《宫娃歌》及《石城晓》等。针对这些诗歌有不少研究成果, 如魏娜的硕士学位论文《李贺诗歌中的怨妇形象研究》、博谷的《“鬼才”风情——从李贺笔下的女性世界看其女性观》等, 还如韩大强的《李贺诗歌中的女性书写与寄托》、李晓君《李贺妇女诗的社会意义初探》等等。上述研究成果主要是以李贺女性诗歌的整体解析作为基础。本文着重以李贺描写的现实女性诗歌为解析对象, 从而探求其诗歌的内蕴, 之所以这么考虑主要基于以下几个原因: 1. 现实诗歌更接近诗人的心灵轨迹。2. 从现实诗歌中出现的意象比较容易分析出作者的文化倾向, 对于这些诗歌的分析可以正确的把握作者的心灵基质。

任何题材的诗歌中都关乎作者内心的抒发与寄托。《尚书·舜典》中强调: “诗言志, 歌永言”^[1]。已有的把李贺的女性诗歌与其生命寄托联系起来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认为在这些诗歌中有作者的政治寄托, 二是傅怡静的《三“体”合一的李贺女性观》中谈到的感情、情欲、理想生命寄托。笔者认为上述研

究成果没有把具体作品与其观点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李贺描写现实女性诗歌的认真解读, 本文认为此类诗歌主要包含以下几种情感寄托。

一、政治生命寄托。古诗中以描写女性来寄托自己政治理想的写法由来已久, 屈原的《楚辞》中描写了大量“香草”“美人”意象以此来表达自己的美政思想, 这种写作风格影响了后世许多诗人, 如张衡的《四愁诗》、曹植的《美女篇》等。

那么李贺的诗歌创作有没有受到影响? 如果仅仅是从文学史的角度来进行推理就有点牵强。这要从李贺的生逢遭遇及其具体诗歌来探讨。

李贺一生才华卓犖却怀才不遇而又孜孜以求。虽出身唐郑王之后却因避父讳而不得举进士。韩愈曾为此作《讳辩》, 驳斥无耻奥步, 鼓励李贺应试。终因礼部官员听信谗言, 选拔人才敷衍从事, 致使他名落孙山, 遭遇到人生道路上的第一次挫折。正如其在(810年)《仁和里杂叙皇甫湜》里写到:

“那知坚都相草草, 客枕幽单看春老。

归来骨薄面无膏, 疫气冲头鬓茎少”^[2] (p82)

终因礼部官员昏庸草率, 李贺虽应举赴京、却未能应试, 遭饯落第。当他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时就必然在诗歌中去寻求, 借重与已有的传统创作手法, 他在其描写现实女性的诗歌中确实表现出了这种倾向。正是这种对于读书人来说毁灭性的打击, 使其毕生都沉浸在自己的幻想中, 缺乏入世而超世的襟怀、乐观

旷达的心胸,于是他那种奇思异想一旦与冰冷的社会遭遇,其诗也就显得刺激狠透,正如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叙》中描述的“荒国侈殿,梗莽邱垄,不足为其怨恨悲愁也;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2](p13)}于是他笔下的诸多女性呈现出怨妇的形象,这种类型化的形象塑造不能不说与其政治生涯的不得志无关。李贺早年的积极入世精神在其《雁门太守行》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还如《公莫舞歌》等表达作者那种甘为君王出生入死的决心,然而现实不允许其有这样的报复,于是后期的诗歌便带着某种怨恨在其中,而且这种怨恨多借助于女性的口吻来表达。如《感讽六首》之五“晓菊沾寒露,似悲团扇风。秋凉经汉殿,班子泣衰红。本无辞辇意,岂见入空宫。腰肢佩珠断,灰蝶生阴松。”^{[2](p177)}描写班婕妤遭遇被弃的幽怨之情,还如《堂堂》描写了被冷落幽闭的后妃,这类诗歌形象与作者的身世遭遇有着不可忽略的关系。

同时,李贺诗歌的创作也确实受到屈原的影响。关于这样的论述有很多,例如清代施补华“李长吉七古,虽幽僻多鬼气,其源实自《离骚》来,哀艳荒怪之语,殊不可废,惜成章者少耳。”^{[3](p989)}杜牧在《李长吉歌诗叙》就说李贺诗是“骚之苗裔”。“贺诗祖骚宗谢,反万物而理取之。”^{[2](p57)}

历来研究李贺的著作主要集中在他的一些非写实的诗歌中,而对他的关乎仕途前程的诗歌少有人探究。实质上通过这类诗歌的解读会让我们对其整体的生命状态作一全面的把握,对我们正确解读其描写现实女性的诗歌多一份佐证。读书为官是唐代士子们的理想人生征途,李贺也不例外,这在他的早期诗歌中表现的很为充分。如他的《高轩过》“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作龙。”^{[2](p154)}文中对来访的韩愈盛赞有加,诗末两句表明诗人渴求改变自己困窘的处境,期待在韩愈的帮助之下能够飞黄腾达。《雁门太守行》中所表达的“提携玉龙为君死”的舍生忘死的精神。他的《马诗》中所奋斗不息的品格。还如《吕将军歌》中塑造的出生入死、神勇无敌的将军形象,实质上是作者自己的理想化身。通过这些作品可以了解李贺也是个积极入世的诗人。这种精神品格是其生命的基本构成,因此也会注入到其他题材的诗

中,这对解读其现实女性诗歌是一个参照。

二、爱之生命的寄托,自我悲悼之情的抒发。李贺诗歌中不乏艳歌丽句,例如《石城晓》“春帐依微蝉翼罗,横茵突金隐体花。帐前轻絮鹅毛起,欲说春心无所似。”^{[2](p124)}清代王琦就谈到“长吉此诗,专为娼女晓起将别之况。”^{[2](p124)}这类诗歌往往显得“意新语丽,当时工于词者莫敢与贺齿,由是名闻天下”^[4]。李贺这类流露艳情的诗歌不少,虽是如此,若探寻其精神渊源就不能单就其诗歌描述而下结论,认为其就是一种情事体验的表达。笔者认为这是李贺纯真之爱的寄托,诗人一生交际范围狭窄,很是孤寂,母爱让其人生得到爱的滋润,这样的人生经历使其把对母亲的爱上升为对女性都持有一种爱的情愿,并通过幻想,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构建一种女性存在的和美境界。如《咏怀其一》“长卿怀茂陵,绿草垂石井。弹琴看文君,春风吹鬓影。”诗中勾绘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之间美好生活情境,寄托着诗人对爱的向往之情。

同时,还有诗人自我怜爱之情。李贺自身羸弱,性格孤僻,以己推人,常把自己的爱怜之情付与他人,表面上是同情他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自我境况的悲悼,这种写法与同时期柳宗元写的山水游记如出一辙。在柳宗元的游记中,作者多写一些被人所冷落的景色,从而暗喻自身的不得志。李贺虽出身望族,才华出众,然而家境贫寒。可是到他父亲,家世已经衰落,父亲做边疆小官且死的很早使原本寒素的家境变得更加困窘。李贺在《感春》中用“日暖自萧条,花悲北郭骚”^{[2](p115)}来诉说家庭的贫寒。在《勉爱行二首送小季之庐山》“欲将千里别,持此易斗粟”叙写年幼的弟弟为糊口而远走他乡,可见家庭是多么的困窘。这种无奈困顿的情绪也自然出现在其现实女性诗歌中,如《夜来乐》“剑崖鞭节青石珠,白驄吹湍凝霜须。漏长送佩承明庐,倡楼嵯峨明月孤。续客下马故客去,绿蝉秀黛重拂梳。”^{[2](p178)}虽然身处奢华的环境中却能够体会到孤寂、无奈,这种悲观情绪的渲染不能说与作者本人的身世之感无关。这种落寞绝望的情绪使我们不禁联想到作者多舛的命运。《冯小怜》“湾头见小怜,请上琵琶弦。破得春风恨,今朝值几钱。裙垂竹叶带,鬓湿杏花烟。玉冷红丝重,齐宫妾驾鞭。”^{[2](p111)}写身价一落千丈的冯淑妃,当日集三千

宠幸于一身，而“今朝”又“值几钱”，作者落寞悲观的情感在整首诗所营构的氛围中显现了出来。

诚然他的诗歌中也出现了一些艳情表达的倾向，例如《大堤曲》中“鲤鱼尾与猩猩唇”一句按照陈允吉先生的解释：“郎食二句：表面上说此女子与北人饮食相得之欢，实际上是用隐匿手法暗指男女的性爱行为”^{[5]177}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颇有不妥，因为此类诗句其本质还是出于爱的寄托，不是基于情爱的表达，而是其生命之爱的寄托，在诗人笔下的这些女性身上同时也承载着他的自我怜爱之情。

三、慨叹生命的短暂。在李贺的诗歌中经常流露出对时光流失的无奈和绝望，如《天上谣》中的“东指羲和能走马，海尘新生石山下”^{[2]1653}中就颇有沧桑巨变之感。还如《秦王饮酒》《古悠悠行》等。关于这个主题，有许多学者已经很明确的指出了，如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就说“细玩昌谷集，舍口僚牢骚，时一抒泄而外，尚有一作意，屡见不鲜。其于光阴之速，年命之短，世变无涯，人生有尽，每感怆低徊，长言永叹。”^{[6]158}这样的生命格调同样体现在其现实性的女性诗歌中，但是表现在此类诗歌中的生命慨叹的缘起又是与其他类诗歌不同的，在这类诗歌中作者流露出对女性美的留恋，同时也有青春难驻的感伤。

他的《大堤曲》就能很好的证明此观点。李贺此诗沿用南朝乐府古题，使用大堤女子的抒情口吻，抒写了与北人的强烈恋情，通过一系列幻想性形象的着意描摹，生动的刻画出大堤女的美好形象。诗歌通篇以五言句式为主，中间又使用了一组三言诗句，形成音节错落之美，使诗篇洋溢着民间歌谣的风调。与李贺同时代的沈亚之在《送李胶秀才诗序》一文：

余故友李贺，善择南北朝乐府故词，其所赋亦多怨郁凄艳之巧。诚以葺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

《大堤曲》总体上借用大堤女子的口吻写与行客的炽热恋情，诗中大部分的意象是幻想性的。句中所用的“青云髻与明月珰”“鲤尾与猩猩唇”“桂香、莲风与菖蒲花”意象纷繁，令人眼花缭乱。诗末四句“莫指襄阳道，绿浦归帆少。今日菖蒲花，明朝枫树老。”诗中把难得一见的菖蒲花与老枫树相对比，美丑对比强烈，绵绵的爱意与生命的飘泊

感放在一起，取得令人刺目惊心的艺术效果。

还如他的《江楼曲》这首诗整体来看要算一首怨妇诗了，但是也流露出对时光易逝的感慨。“鲤鱼风起芙蓉老。”用“鲤鱼风”代指南风，鲜活又形态。句末的“老”字非常醒目，它和诗中女主人公的实有年龄形成了极强的反差，很贴切的描绘出其心理活动，一少妇的口吻感叹大好的春天易逝，红颜易老，像芙蓉一样很快凋零，未免哀惋惆怅。《残丝曲》“垂杨叶老莺哺儿，残丝欲断黄蜂归。绿鬓年少金钗客，缥粉壶中沉琥珀。花台欲暮春辞去，落花起作回风舞。榆荚相催不知数，沈郎青钱夹城路。”首联以杨柳垂败黄莺衰老，柳条凋零黄蜂回归写出暮春光景、韶光易逝为全诗定调。颔联中用“绿鬓”代指少年，“金钗客”代指少女，二人相视而坐，面对美酒却不饮，表明两人心中思绪万千。颈联中以晚春为背景写二人分离，作者用落在风中回旋之态来衬托二人别离时的内心状态，很是到位。尾联则写别后的萧索落寞景象。

通过上述几首诗的分析，在这类诗中可以明显感受到压抑的气氛，这些诗的共同之处在于诗人把对美的留恋和不可驻留通过诗中的女性口吻或怨恨、或感叹、或惆怅等方式来加以表达，在这些诗中流露出作者不可释怀的幻灭感。这些现实女性的诗歌中流露出的时间观往往是因为对女性的怜爱和同情而抒发的。

综上所述，李贺的现实女性诗歌中所寄托的情感与其描写的仙鬼魅有很大的差异，这类诗歌更接近于其心灵的真实抒发，其内心不同的情感基调相互交织在一起，寄托幽深，相互生发，因此品鉴此类诗歌对于我们窥探李贺的心路历程和把握其诗歌的整体风貌有不可忽略的作用。

参考资料

- [1](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尚书正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12.
- [2](唐)李贺著、(清)王琦等评注：《李长吉歌诗三家评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3](清)施补华：《清诗话》，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 [4]《太平广记》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66.
- [5]陈允吉：《李贺诗选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 [6]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7.

[责任编辑、校对：王军利]